



也说蚬子

◎宋继高

蚬子之于黄家市，那是曾经的风景、生活的来源。

那时的黄家市老街东西长约千米，一字儿摆开的大多数都是蚬子，车载的、肩挑的、人扛的、船装的。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，那时的黄家市称它为“蚬子街”也不为过。方圆近百里之内的靖江、泰兴，还有江阴、无锡等地的人都纷纷赶来买。

那时蚬子各地都有，但黄家市的蚬子壳薄、色美，青中透黄，肉质肥厚、鲜美，在青黄不接、粮食紧张的年代，蚬子成为当地百姓赖以生存的最好食物。

常听母亲说，我生下来时只有四斤二两，皮肤松垮得像个小老头，偏偏母亲的奶水又不足，饿得我通宵啼哭，营养严重不足，经常生病，母亲身边的人都为我能否活下来捏一把汗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积贫积弱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吃。母亲不顾别人一再劝说蚬子是凉性，产妇不能吃。她把蚬子汤当鸡汤拼命喝，终于把奶水催了出来，我才得以存活。由此可见，蚬子于我有救命之恩啊！

我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壮劳力，既能吃苦，又谙熟扒蚬子的各种技巧，只要下河，扒的蚬子都要比别人多一些，每次都是撑着空船去，装满蚬子回。我的母亲又是一个非常勤快的生意人，从小就会卖炒花生。那个年头，只要我们家的蚬子一上街，满街准会听见母亲那清脆的叫卖声：“买蚬子啦，买蚬子啦，昨天晚上才出水的新鲜蚬子，一角钱10斤。”母亲做生意很灵活，从不拘泥于分量的多少，称足了分量之后，总不忘又向买者的篮子里多加一小盆。名声传开后，她的蚬子很快就全卖光了。母亲兴高采烈地回家，怀中给我揣一只热乎乎的肉包子。那年头，日子虽然紧巴巴的，但生活却过得有滋有味。

对于我们那一带的老百姓而言，蚬子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。小孩上学靠它，交学费的那几天，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：“老师，再耽搁几天啊，这趟蚬子卖了，就来交学费。”小孩子上学想要买只新书包，年轻的妈妈俯下身子对孩子说：“再等等，把这船蚬子卖了，一定给你买。”治病、买药也要靠卖蚬子。蚬子成了那一代人生命的曙光、生活的希望！

1975年，我的第一次入党讨论，未被通过。那时，我在政治处当通信报道员，就是写部队的新闻稿。带领我们的新闻干事叫蒋雷，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、精神偶像。

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四点多钟，他夹着一个本子，气呼呼地回到办公

室，脸涨得通红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从书架上取出厚厚的一本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急速翻动着。我问，找什么？他说，找武器。我又问，找什么武器？他说，思想武器。接着，他说，你的人党申请未通过，那个姓王的说你睡懒觉，不打开水，还喝他打的开水。“他看不到你通宵达旦地写稿子，只看到你早上不起床，他难道不知道通信报道工作的特殊性吗？偶尔喝一杯他打的开水，还作为问题在会上提出来，坑害人也不能这样坑害！”他骂的是与我同宿舍的宣传干事毛阿苟，此人一直内心阴暗，喜欢在背后弄人，蒋雷鄙夷他的小人之举。这次，找到机会，他把平日对蒋雷的不快发泄到我身上，因为我是蒋雷带的兵。蒋雷在马克思著作中终于找到几段可以回击批驳毛干事的论述，捧着书去找政委理论。在伟人思想光辉的照耀下，许多问题往往迎刃而解。经他这一回击，在政委的协调下，没过多久，我的入党问题解决了。

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我写信把这些情况告诉父母。后来听我母亲说，他们收到我的信之后，白天都忙，找不到识字的人帮助读信。素来不善言语的父亲，大腿一拍，对我母亲说：“纪元（我的乳名）妈，明天早一点弄早饭，我早一点出发，去远一点的深水河段扒大一点的蚬子，回来晒干，寄蚬子干给这个待纪元好的干事，不要忘记别人的恩情。”

一连几天，父亲起早摸黑地扒蚬子，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，母亲欢天喜地地淘出蚬子肉，放在太阳下面晒。那几天，母亲什么地方也不去，一直守着太阳下面的蚬子肉，用竹竿不断驱赶时不时飞来的麻雀。为了早点晒干，早点寄到部队，母亲每隔两个小时就翻动一次，终于晒出十来斤蚬子干，包了又包，扎了又扎，寄到了部队。没有想到蒋雷干事看到蚬子干却不能自己，眼泪滚滚而下，给我讲述了他和他姑妈与蚬子的生死故事。

1947年，新四军向北撤退。当时他父亲蒋峻基是新四军的团政委，他母亲吴彤是新四军文工团的政治指导员。随着大军北撤，地方还乡团凶神恶煞地卷土重来，当时的蒋雷只有一岁多，父母撤退时，把他留给姑妈，还乡团头目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多次要捉拿蒋峻基留下的“小共匪”，姑妈抱着蒋雷躲进旷野中埋葬死人的砖廓之中，白天不敢露头。那时条件极其艰苦，粮食十分匮乏，每天深夜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武工队员，送来的只有青菜蚬子汤，他和姑妈就是靠着这青菜蚬子汤迎来了大军反攻，他才

重又回到母亲的怀抱。听完他的讲述，我感慨万千。蒋雷连连说：“谢谢大娘、大爷！谢谢你的父母！”

人的际遇，有的时候真是不可思议。没有想到一年之后，为了把部队报道工作向外拓展，我和蒋雷来到我的家乡如皋县黄市乡寻找报道题材。一到我家，他就对我父母说：“大爷、大妈，我要吃青菜蚬子汤。”闻听此言，我的父母都面露难色，支吾了半天也没有作出响亮的回答。原来，当时的农村正在全方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农民们的所有家庭生产活动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复辟加以管控，不准有自留地，不准有买卖，农民原本挣点小钱的“扒蚬子”也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，一只只扒蚬子的专用小木船也被封存了。听到这个情况，蒋雷反倒劝起我的父母：“不让扒就不扒了，割就割了吧，服从政府安排。”

此后几天，蒋雷再也不提想吃蚬子的事。他已彻底忘记了胃的记忆、舌头上的味道，全身心投入寻找报道题材的采风中。可我的父母却坐立不安，待儿子这么好的首长来到家里，想吃个青菜蚬子汤都吃不到，他们心里十分地过意不去啊！

一天夜里，月色朦胧，父亲扛着扒蚬子的网具悄悄出了门，又悄悄地解开一条小木船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撑向盛产蚬子的界河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竟走漏了风声，村干部立即沿着河岸追了上来，水上行舟毕竟没有岸上速度快，不一会儿，父亲被迫上了岸。村干部一番好言相劝，父亲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把船又撑了回来。

第二天吃早饭时，母亲把昨晚上发生的这件事讲给我们听，蒋雷把筷子一放哈哈大笑：“有了，有了，这个故事很鲜活，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材！”他还打趣地说：“此趟没有白来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”

一篇《月夜追船》的新闻故事一气呵成。这篇报道刊出之后，这个村干部不久就被提拔为村支部书记，后来又出任乡党委书记，再后来出任区委书记，直至在农委副主任的任上退休。他就是鞠竞成，一个完全从乡村脱颖而出的党的基层优秀干部。不能说他的成长进步完全得益于《月夜追船》，但在当时，这个报道一定产生过积极的正面影响。

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关于蚬子的一点记忆。要写黄家市的蚬子以及我们的父辈与蚬子的纠结、情怀、故事，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。这是关于蚬子的街史、村史，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！

动与静
◎陈顺源



忆故人

◎范仲杰



上午去桃坞路办了点事，途经南公园桥，曾经一池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荷塘已开始显露败象。古人悲秋，其实是悲人。今天站在南公园桥上，望着荷塘对面修缮一新的小院，我深深切切地在悲人，一个故人，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老领导、老朋友。

最初与黄大森先生交往，他就住在这里。当时这里是南通市政府的招待所，而黄大森时任市委副秘书长，但已在负责筹建浦发银行南通分行。第一次见黄大森是在不远处的桃坞路市委大院他的办公室里，他让我领略了一个机关干部少见的风度与风采。

在南公园招待所他的小屋里，我们也聊过几次，主要是我去看望他。他的谈吐风雅而高洁。

后来，他成了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的行长，我也如愿调到了浦发银行，接触多了，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更多是大度和豁达。

他送给员工的“存单”让我欣喜。我看到了他的匠心，更看到了他的文人情趣，这在如今的职场相当难得。

真正让我肃然起敬的是黄行长对工人歌手胡明德的态度。老胡是在黄行长手里来浦发银行做保安的。黄行长看到了一篇关于老胡这个下岗工人逆境自强的报道，便约了朋友到当时老胡所在的收容站传达室去看望老胡。据老胡说，黄行长当时一句话都没说。

当时，我也看到了一篇有关老胡的报道，很感动，觉得这个人挺不容易的。几天后，黄行长在大合唱排练时介绍新同事老胡时我觉得很奇怪，哪有这么巧的事。一般人看过这篇报道感慨一下也就过去了，偏偏黄行长很认真，亲自找上门去了。

这件事让我看到了他内在的人文涵养，对弱势群体真真切切地关注和尊重。

黄行长在总行高就后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。尤其是有微信后的这些年，我们总在朋友圈互相打趣，他的文心让生活平添情趣。

“一水映带九派横流登五重鹤楼楚天舒极目 二江浩荡三镇雄踞临四时云梦荆地骋壮怀”，这是他在黄鹤楼一时兴起写在烟壳纸上的精彩一联。

但生活或者说生命总是不经意间露出脆弱的一面。黄行长在本可以安享退休生活的年纪却得了渐冻症，目前已不能自理，靠鼻饲维持。微信也定格在2021年10月30日，整整三年没有更新。我不知这三年黄行长是怎么过来的。除了痛惜外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

孔老师说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尼采说，我们全体都滚滚，奔向永恒的故乡。纳兰容若说，我是人间惆怅客。李白说，明朝挂帆去，枫叶落纷纷。我只能说，秋夜，故人萦绕心头，还是要道声珍重。